

書名 北堂書鈔一
百六十卷
萬曆二十八年序刊本

撰者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校併補注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子部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大木 子部 類書類 3
編號 C5913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子部-類書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 萬曆二十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三十七



北堂書鈔卷第一

帝王部

帝王部
總載一

帝系二

奇表四

帝王部
總載一

帝者天號 正氣爲帝 帝者

天之所往也

文子曰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六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七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公正三十一

夫公治化之本德教之基也

應厚哭州將牋

治天下必先公

則天下平矣

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

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補注曰上志古記也

治天下

者當無私矣

呂氏春秋曰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

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簟非愛簟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古

之公也篤今之公也薄

任子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

至明而醜者亡怒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

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罰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補

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慝所讐

抱朴子名實篇云

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

呂氏春秋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行其德而萬

物得遂長焉

總天下當與天下同心

晉紀劉弘

奉三無私以勞

天下

無偏無黨

不私其身不外其民

任子太王不務私其

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爲戎翟之病棄國之富杖策而去

以公滅私民其

允懷

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

劉向諫成帝云聖人即天地以耀物

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黎民無怨用能隆興胤嗣與天無窮也

不賞私勞不

罰私怨

左傳仲尼曰周任有言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益時者雖雖必賞

犯法者雖親必罰

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

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

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補案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附 **平役均賦抑強扶弱** 王彪之臨會稽教云平役均賦則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公正無私** 孔子家語澹臺滅明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入公正無私 案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補 **公平無私** 韓詩外傳云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 **公正不私** 前漢朱邑爲人醇厚篤于故舊然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干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斧鑕請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 韓詩外傳楚昭王有士曰石渚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渚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 **能正其志** 生乎補案石渚石奢當是一人故並存之 **正直順事** 詩 **正而不譎** 正身率下 晉諸公贊季胤爲吏部尚

書正身率下

執法守正

東觀漢記

正直繩

王隱晉書傳

職不傾撓起咸爲司隸校尉固辭不免乃力

志在奉公

前漢蓋

疾視事每剛正直繩師師嚴憚

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案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

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

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

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

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

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

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効

奏長信少府補**奉法不黨**說苑虞丘子舉孫叔敖爲令尹少

之虞丘子烹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

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骹可謂公平莊王曰

夫子之賜**奉法不避**後漢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

也已補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

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

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

曰吾舍中兒犯法尚刺舉無避漢書諸葛豐以明經

直爲司隸校尉無所阿避史記石奢者楚昭王相

刺舉無所避也堅正廉直無所阿避無

所屈撓後漢申屠剛爲尚書令蹇諤直言無所屈撓

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

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

近臣至乃捶撲牽曳于前羣**不避貴戚**史記尹齊以

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補刀筆稍遷至

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不避**

強禦後漢書鮑永傳永爲司隸校尉鮑恢爲都官從

以避二鮑案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

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非吾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

上堂書少

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補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補

不畏豪族

謝承後漢書王閔傳云吳郡王閔為

不以

私欲撓意

典畧云荀彧折節侍王坐不累

言事無所

違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為司

正色立朝

春秋公

宋華督殺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殺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

死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其敢致難

正色當階

續

於其君者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書趙熹為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等離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

當朝正色 會稽典錄云魏朗轉功曹書以明尊卑也

朗以裘非臣服非翁不敬勅卒徹去府君嘉朗

正色

傳咸中郎將曹府君碑云伊父文

直道而行

益

者舊傳云任昉遷司隸校尉杜門自

惟官是視

晉書

傳洪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

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崔

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

書法不隱

為法受惡

春秋左傳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太史書

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曰董狐

董狐奮筆

帝王世紀云

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

劉暉索紙

晉諸公贊云劉暉為侍御史部尚書

惡 孟受 郭彰呵暉我不敢截君角暉厲色曰

天子法官而索截角彰何敢爾索紙筆奏之彰伏南

史執簡左傳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

氏聞太史盡死執簡司隸舉節漢書諸葛豐為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

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

章欲舉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

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

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案太后外孫前漢義縱為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上

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治皇客陳留耆舊傳云虞延

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補

為外后家洛陽令案後漢虞延為洛陽令是時陰

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

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

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

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帝知延不

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

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補鞭太子傳令梅陶自敘云余為中丞

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於陛下皇太子所崇上由

吾奉正法豈在枉道曲媚家人皇太子特見延請賜

史執簡

氏聞太史盡死執簡

章欲舉其事適逢許侍中

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

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

為外后家洛陽令案後漢

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

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

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

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

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

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補

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

吾奉正法豈在枉道曲媚

以清

宴

坐府而為檄召通通至責

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

為檄詔鄧通

入朝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罷朝

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既至為上泣曰丞

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

相幾

殺臣

奏請誅晁錯

前漢申屠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

用事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塋

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

真廟垣乃外塋垣且又我伊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

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所賣至舍因嘔血

上堂書少

卷三

六

死 王尊奏匡衡

前漢匡衡傳云初元帝時中書令石

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卽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

解光奏王根

前漢元后傳云上丞相樂安侯印綬補

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根行貪邪臧累鉅萬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瑱游觀射獵上宿離宮水衡共張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天子遣根就國免況爲庶人補

宋公

違命無畏扶其僕

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

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案杜注云孟田獵陳名子舟無畏字林注言當官而行刑罰不當以宋君爲彊而避之

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

春秋傳云晉侯之弟也補

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求榮也陽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

趙孟千行獻子戮之

國語

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

趙孟千行獻子戮之

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虞丘干法叔敖

矣吾舉厥也而中乃今知免於罪矣

戮之

說苑見前

梁冀帶劍張陵奪之

後漢張陵為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

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即劾奏冀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

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令申公憲以報私恩不

疑有愧色補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後漢宋弘傳云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

國桓譚於是召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遣吏召之譚至不與

席而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

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補

亭長白奴鄧弘賞

之東觀漢記鄧弘傳弘和熹后兄也奴辭繫長壽亭弘見亭長賞錢五千厲之曰健直當然不吐

剛而諂上不茹柔而黷下

漢陽太守銘敦方足以正眾邪肅清足以濟殊俗云

公法不阿親

說苑云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

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是之謂公

行公去私惡

呂氏春秋曰桓公行公去私惡

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虫出於戶

不可干以私

漢書云尹翁歸為東

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

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不敢以私人

謝承後漢

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署滂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書屬宗資資

勅公曹占署文學滂不聽衡復有書責資資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占署意朱零以告滂滂謂曰答教當

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仕進但頌洿穢小人不宜玷污清朝不敢以私人是以此不占

公堯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老聃至

公呂氏春秋云荆人有遺弓不肯索曰荆人遺弓荆人得之何索焉孔子聞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

之曰去其人而可矣解狐薦讎韓非子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讐

故老聃則至公也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

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

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

曰解狐舉邪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

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謝安舉親晉書謝安傳

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補謝安舉親云于時苻堅

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

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

眾舉親明也玄外舉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左傳初

必不負舉才也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

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

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

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

比舉其偏范滂不署文學後漢范滂傳滂不聽宗室

不為黨補范滂不署文學署李頌文學資遷怒捶功

曹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荀彧不可議

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郎典畧云荀彧有羣從一人人才德實薄謂彧曰以君

若汝不任人呂子明薦蔡遺吳志呂蒙

其謂我何鍾離意白周鍾離意白周

樹鍾離意別傳云意為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

中皆知意別傳云意為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

結髮佐吏服勤不法果於從政行桓公置射鉤而使

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管仲相左傳云呂卻畏偁將焚公官而殺晉侯寺人

管仲相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

命汝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其何速也夫祛猶在

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

上堂書少

卷三

九

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
左傳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
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
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
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
止死王生授我矢吾不**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
後范
漢書袁紹傳云官渡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擒逢紀
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
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紹曰君不惡
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
不廢**先國家後私讐**
史記藺相如傳云相如拜上卿
配也**先國家後私讐**
位在廉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
我必辱之相如每朝常稱疾不欲與廉頗爭列常出
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讓之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
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
哉吾念秦不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耳今兩虎

不以私事害公義

說苑云晉文侯問於咎犯曰誰可
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可也

公曰非汝之讐與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仇
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咎犯曰薦子者
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可去矣
顧吾射子也

不以私好害公義

東觀漢記陰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興與同
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
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

荆王不朝保申

跪而加笞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箬之贈畋於
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

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期年不聽朝王
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
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
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乃殺如黃之狗

折箇銘之矰逐丹之姬兼國三十今郎君升危咸遂

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功也補

杖二十吳錄云包咸吳郡人黃府君署戶曹府君行

月不宜破卵升危非**殺卿者刺史哭第者道將**千寶

子道也遂杖二十**殺卿者刺史哭第者道將**晉紀

云苟晞為兗州刺史從母有子坐事從母向晞流涕

叩頭中外皆乞終不得生死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

兗州刺史哭第者苟道將也**案晞以嚴刻立功號**

曰屠伯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

於大**飲者私恩案者公法**續漢書蘇章為冀州刺史

苟神**飲者私恩案者公法**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

案其奸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

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雖同**

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補

歲子所不能赦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同時

子為市掾犯罪當死一郡望浮為主

浮曰周公誅二第石磻討其子今雖**周公殺管叔**左

同歲子所不能赦也遂竟治之也**周公殺管叔**傳

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

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

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叔向**

愛王室故也吉若獲矣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數叔魚左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

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

可謂直矣案**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說苑

叔魚向弟**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見前**孟玉允宜不**

恤其親風俗通曰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

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

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

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

弟婦不哭死**日碑殺弄子**前書金日碑傳曰碑子二

子而哭孟玉**日碑殺弄子**人為武帝弄兒後壯大不

謹自殿下與官人戲日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

案日碑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父之武帝游宴見

上堂書鈔

卷三

馬後官滿側日碑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碑獨不敢日碑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陶丹責任子

晉書陶丹子操任在武昌聞愈厚焉補

曰朝廷以我為邊將取汝為任而忍所私以行大義

呂氏春秋云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誅對

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大義也王雖以賜而令吏弗誅腹蘄不可其不

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任公平而塞私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謁王晉書李重云云案重與李毅同為吏部郎時王戎為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

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補史臣曰李重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清冲期之識會豈虛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吳志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

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案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

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補**不受私謁**後漢楊震傳云震公廉不受私謁

書後漢樊準為州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會稽典錄云董昆遷廷尉持法清峻閉門不發私書

吳錄云王闔為興州刺史乘傳到**不通書記**後漢王州千里乘車坐不依倚不發私書

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案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

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于商曰今

旦聞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語曰善人在患

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斷絕書屬**後漢河東太守言之於帝事乃得釋補史弼被詔舉孝

廉弼知權貴多請托弼乃預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即日考殺之案弼後被覽誣被徵弼曰誰為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于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閭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補得屬託書一無所發魯國先賢傳云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前廷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益部耆舊傳云趙瑛為青州刺史凡得屬託書於聽事所薦來謝絕不復通置大器悉投置水中一無所發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因書於令距而不受後漢書袁安為人嚴重有威兄敬于州里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

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公曹所持辭不肯受致貨因市皆以挂壁魏志陳泰傳云泰為護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以挂之於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陳平為社宰里老善之史記陳丞相世家云平為宰分肉食甚均

里長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日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任安為人分眾人

皆喜史記任安傳云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長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眾人皆喜曰

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補周澤收妻自効後漢周澤為太常嘗臥病齋宮怒收妻詣獄內自効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

醉如泥補案末句出劉毅自表戒齋晉書劉毅為司隸校尉曾齋而

疾其妻出省殺

鍾離獨委珠

後漢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

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

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于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平尚書之言補

紀山不視眩

華陽國志云巴郡陳紀山為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域獻眩王公卿以為嬉紀

山獨不視

晏嬰辭茵席之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

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

陳完辭未卜其夜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注曰夜飲為淫樂也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

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太子嗜魚太**

公弗與

賈誼新書周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曰禮鮑不登乎俎豈有非禮

而可養

太子賂遺鄭眾不受

後漢鄭眾傳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

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

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眾以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皆奇

之及松敗唯

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阼

出林為幽州刺史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杖節統事州郡莫不

奉賤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耶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

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非顧憂故不欲致煩

周谷能欺孫權更簿不用

吳孫權少時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科覆功曹周

谷輒易簿書使無所遺問權臨時悅之及後以其能欺更簿不用也掾書言甘露鄭敬

獨曰樹汁汝南先賢傳云新蔡鄭敬為郡都尉高臺

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正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臺不悅因托疾而去太守敕除道周規

拒而不聽會稽典錄云周規為臨湘令長沙太守丹

以妨農作時損夫力拒陽徐祝二月行縣以草穢勅縣除道路規

而不聽遂棄官而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良初為

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詣稱

太守功德良于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誚無

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良

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案東觀漢記王望言曰齊

郡敗亂遭罹盜賊不聞鷄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

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

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

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

綉望曰議曹情竅自無綉寧足為不家給人

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鰕魚百枚補以清滅

責辭疾不聽後漢宦者傳云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

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

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

忍也辭疾不聽案直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

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官

錢補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後漢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

無阿枉云云案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

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閭與署倫督鑄

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奪伯氏邑沒齒無怨

吾心如秤不作輕重諸葛亮書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以方正

稱後漢吳良為司徒長號為廉平晉書李胤為吏部

為廉 貴其公亮

魏志崔琰傳云魏國初建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祖狐疑以函

今密訪于外唯琰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

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

貴其公亮案魏畧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

其論異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敗之林曰

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

如卿諸人良足貴乎補

書鈔卷第三十七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八

唐 姚江 虞世南 輯

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註

政術部

廉潔三十二

以廉為本

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五曰廉法鄭玄注曰廉以為本守法不失

以清為基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為東萊太守其妻謂之曰君累宰守積有歲年何能不少為儲

蓄以遺子孫順曰我之勤身以清明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不貪為寶

左傳云宋

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實不如人有其實也